

美文

记濠洲

1985年12月

凌渡

又去濠洲了，心顿时踏实起来。记得1981年上斜阳、濠洲二岛，说台风要过境，不便多留，去来匆匆，吟不出韵，品不出味，回到大陆，苦思冥想，竟写不出一个字，是失落感将心悬空了。

如今秋高气爽，风小浪小，船也平稳。心境极好了，看天，天蔚蓝一片，看海，海碧一片。海天之间，支着一叶叶白帆。粗望，凝固的玉雕艺术一般，似动不动，展现天边；细瞧，却是在徐徐行驰，各自西东。一个个海上丽景，看也看不够呢。如此船走四个小时，看了四个小时，忽然眼睛又是一亮，濠洲岛终于出现了。

其实，海上最奇最美的，还是濠洲岛。

从港口外的海面看濠洲，弧形的山、弧形的绿林带，弧形的海滩、弧形的灰白的南湾街，像是一弯有晕的绿色的眉月。晚间，踏着蒙蒙夜色，我爬到山上，居高临下，那眉月又变了模样，缀上了一颗颗星星，这是南湾街的灯火。四周是风的嬉笑，脚下是虫蛰的歌吟，远远还绕有美妙的乐音。我心中顿生了怪想，月里原来也充满了大自然的音韵，人世间的情味！不知吴刚、嫦娥和玉兔，也享有哪一幢楼房，占有哪一盏灯光？濠洲古时曾叫蓬莱，现在，在幽幽的神秘的夜色中，不是也笼着一层海上仙乡的色彩么。

濶洲的海滩真是令人着迷。一万五千人的小岛，四周都是美丽的海滩。我一来到岛上，便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扑进了海滩。那平缓的沙滩，贝壳很少被粉碎，有形有状，完整地散落在那儿，可惜颜色都比较暗淡平庸。然而礁石和沙带掺杂的滩域，因为潮力与礁石的碰撞，将贝壳摔碎了，又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浪来潮去，淘洗，磨砺，那些支离破碎的贝壳，一片一片，一粒一粒，被磨得十分光洁，美丽动人。红的，更殷红了，像一颗颗珍奇的玛瑙；白的，更洁白了，像一片片姣好的琼璞，有的还闪着珍珠般的光彩，格外艳美。我乐意捡拾的，正是这些经过大海艺术加工的贝条、贝片、贝粒。有人不解，窃笑，我却十分得意。我欣喜的是每一块贝片，却将给我一双想象的羽翼，去构成一只我理想的完整的更为绚丽多彩的贝壳。它还似乎隐喻着哲人的警句，生活的真谛，美的创造，美的完善，无不经一番艰辛的砥砺才能达到。

岛的西面滴水村的滴水岩和岩下一片黑色的礁石海滩，被视为濶洲岛不可多得的一景。水从覆盖在岩石上的土层和岩缝里渗出，涓涓不绝，如飘雨点，索索有声，像鸣丝竹。我们走近岩边，凉丝丝的水汽扑来，我用舌一舔，甜润润的呢，心情顿时为之一爽。想起昔日无井，岛民在岩下支开油布盛水，排队挑用的艰难情景，有谁能料到这大自然的恩泽，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游人观赏的景致？那黑色的礁石海滩呢，潮涨，它稳没碧沉沉的海水中，退潮，它才慢慢显露出来，一展它粗犷的美。石板粗糙，皱纹纵横，绝少苔藓，一脚上去，稳稳地如履平地，细看，不觉一惊，旋而赞声不绝。一片嶙峋林立奇形怪状的礁石，各有其态：像鹰婆、像老龟、像小猴、像仙女……任人驰骋遐想。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渐渐有人踮脚

其间，细细品味这大海的意志和毅力的伟大杰作，赞美它是值得一睹的佳境了。于是就有了我今天的感叹。哦，大海，依旧不断地进取，不断地雕琢，不断地塑造。我相信，礁石海滩未来的风采一定更迷人，然而我能有海那样锲而不舍的精神吗？

无论走到哪里，岛都充满着海的风韵。人们的住、吃，无不与海联系在一起。街上的楼房，村里的住宅，都给人一种沉重、结实的感觉。那墙，不是用薄薄的砖块，而是用重二三十斤的珊瑚石料砌成。珊瑚石源十分丰富，聪明的岛民去掉表土，按着尺寸和模样，一块一块有棱有角地割下来，又经过一段时日的风化，石料反而越来越凝重牢固了。造屋时不用灰浆，只铺上一层岛上特有的带有黏性的红沙泥，垫楔以海石花，便将珊瑚石一块块垒砌上去。粗重的石料，产生了粗重壮实坚固的房屋。想起台风季节，暴风骤雨肆虐地横扫岛上而过时，居住其中，人们的心将有多踏实呢！

涠洲岛盛产海味。我国山珍海味分上、中、下八珍二十四种。所谓下八珍，海参、龙须菜、大口蘑、川竹笋、赤鳞鱼、干贝、蛎黄、乌鱼蛋是也，其中涠洲岛占了一种：海参。尤其鱼肚、鱿鱼、鲳鱼、石斑鱼等其他比较名贵的海味类，涠洲的产量是相当丰富的。

说起涠洲岛的海参，人们总不会忘记一段令人痛心的插曲。享有盛誉的方刺参，营养价值很高，是涠洲岛的特产，称涠洲参与海南岛的花刺参一样名贵。这儿还产黑参。解放初，方刺参和黑参异常丰富。据说那时每一次来潮，海滩上都积满了黑参和方刺参，但人们不懂得怎样吃。风吹日晒，久了，水化了腐臭了。后来一个闯广州做生意的人回来，开始加工黑参，一斤鲜参，收购价才一千五百元旧币（现在的一角五分）呢，而方刺

参不收购，人们只好拿去当肥料。再后来，一个叫麦竞秀的人，试加工方刺参，带着干样品到广州参加物资交流会，让上海来的一位商人看中，订购几百担。此一来，麦竞秀回岛后便大量收购鲜方刺参，进行加工。但收购价十分低贱，每斤三百五十元旧币（现在的三分五）。因为方刺参实在太多了，他又削价收购，一斤才给一百五十元旧币。人们不卖，又拿方刺参做肥料，种南瓜去了。乍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其实那时海参多，是实实在在的事。一直到1955年，国家才开始收购海参。然而可悲的是，当人们认识了海参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随意滥捕滥杀，三十几年弹指过去，名贵的方刺参同涠洲岛另一种特产——鲍鱼一样，资源已趋于枯竭，黑参的产量也每况愈下了。这实在叫人痛惜。现在，人们吸取教训，岛上办了个养参场，把孵化出来的幼参放回大海中养育。但增殖将是缓慢的，不过这毕竟是一件虽艰苦却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要是从前来涠洲，能喝不到海参汤吗？当我们从养参场的育参池走过，我回首此事，不禁一阵欷歔。

然而岛是宝岛，人是热情的人。北部湾畔有句渔谚“第一鲳，第二鲂，第三马鲛郎”，说此三种鱼是最鲜美不过了。我们在岛上的几天，因为主人盛情款待，这些鱼、肉吃过了，汤尝过了，肉甜极，汤也甜极，的确名不虚传。还有石斑鱼、油麻鲷、比目鱼、火点鱼，享了涠洲人同样的口福。

这时候，正赶上秋天鱼旺季节。涠洲镇上的小街，早市晚市，渔妇们等她们的丈夫捕海鱼归来，便将鱼挑上街来卖了。各种各样的鱼，怪样的、好看的、淡彩的、艳丽的，直叫你看的眼花缭乱。海蛇是蛇，有鳞，像鱼；狗估鳝是鱼，无鳞，赤褐色的身有黑环环，像名叫金包铁的蛇。这种鱼，肉肉的，腐了的一般，乍一看真叫人恶心。可岛民说狗估鳝好吃，是下酒

佳肴。各种石斑，不同色彩不同斑点，各显姿态，美极了。石斑鱼在香港市场十分抢手，活鱼大都运往香港。据说滴水村有个村民，一夜之间捕到的石斑，卖给在海上的香港船，一次就收入人民币九百元。难怪我们在街上见一渔妇，一边摆卖一条八斤重的石斑一边伤心诉说。原来石斑鱼钓上来后，一离开了水，肚里就装满了空气，重放进水里，说什么也洄游不了了，养不活，必须扎针抽气再养。但她丈夫针扎错了部位，鱼死了。要是活鱼，卖给香港船，一斤人民币八元，八八就是六十四元哪！她能不委屈吗？

不过上市最旺的还是门鳝。这种鱼嘴尖如鸟喙，白肚，背紫褐，身隐隐泛着金色，二三尺长，有的像人的手臂一般粗大。每天，濠洲岛渔民不知要钓获多少！每年清明前后，濠洲、斜阳两岛的海域夜晚，诱捕鱿鱼的灯火闪烁，景色十分动人。而眼前是秋天，是门鳝喜欢吃钓的时候了。一到傍晚，那些机动的三角小艇，坐上一两个钓者，便冲波颠浪开进海里。夜里满海面的渔灯，星星点点，又是另一番迷人的景致。人静夜阑，唯一听到的便是钓艇清亮的“突突”声，当艇声渐渐消失，街巷上也就慢慢响起渔民拾鱼归来的沉重脚步声和含着收获喜悦的呼妻唤女开门的声音了。一旦到了早晨，街巷里就充溢着新的鱼腥味，新的一天加工门鳝的活儿又开始了。一是渍淹。一大缸一大缸的，盐渍一个晚上，捞起来晒了，做成鱼巴干，这会儿，满镇里都是晾晒的门鳝！二是取鱼肚。鱼肚虽不是山珍海味或上、中、下八珍之属，但也是名贵海味之一。濠洲岛出产的鱼肚，就是门鳝鱼鳔，俗称鳝肚。你看家家户户，人们围着鱼箩，熟练地用左手的拇指插入鳃里抠定，稍抬起门鳝，让它的肚里朝外，然后右手操刀用力

一划，膛开了，接着用食指往里一勾，洁白修长的鳔被拉出来了。粗长的大鱼，鱼鳔足足有一尺长。渔民说，几十斤门鳔，才得一斤鳔肚干品呢。他们弄完了鱼，又忙着砍青鳞鱼，做钓门鳔的饵，又忙着装新的钓钩，一条钓线上要挂三四百颗钓钩。每夜出海，少则几十斤，多则三四百斤的收获，有谁还去偷闲，错过这个火热的门鳔旺季？

虽然隔着大海，但是涠洲岛完全和大陆一样，一样是亚热带的气候，一样是亚热带的风光。高高的木麻黄，苍郁的台湾相思，青翠的银合欢，浓绿的小叶榕，还有龙眼和木波罗，覆盖着山，掩遮着村落。剑麻肉质的剑叶，极厚极粗，比人还高，围在地边，像一只只蜷缩的绿色大刺猬，抖开箭毫，直刺天空；发达的仙人掌，擎着金红花果，钻过树林，垂下悬崖，有的竟悄悄爬上人家屋上落根旺长了。岛上没有河流，却有一个水深数米宽几百亩的水库。有湖有树，鸟就来了，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候鸟都喜欢经过这里，休息些时辰，留下几串歌声，又振翅继续奋飞而去。涠洲岛便成了广西十几种鸟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所不同的，一望过去，那山是红的，那土是红的。淡雾飘过，也被染得淡淡的红了，朝阳一照，田地里晕泛起一层迷迷的紫色的氤氲。想不到这火山沉积的土质，竟能长出好的林木，好的果树，好的庄稼来。全岛一万三千多亩的耕地，大多数种上甘蔗。那甘蔗快成熟了，尖细的梢头弯散着好多尖细修长的叶儿，翠翠的、柔柔的，下面的枯叶被剥了去，露出一秆秆甘蔗条儿来，紫黑的，是肉蔗，青皮的，是糖蔗，粗粗壮壮，挤挤拥拥，织成了一片片密密的蔗林，绿遍了大半个岛。不少村近年来争相种植香蕉，成了香蕉村。那香蕉树，矮极了，但墨绿的扇叶老大，挂下的果团

老长，快吻到地上了；果实儿，一梳梳，丰足，饱满。如果打霜时节，果实便瘦一点，但此时淡黄的皮儿却出奇地显出漂亮的梅花点来，香蕉也就越香越甜了。我们穿过蔗田，穿过蕉林，穿过幽幽的波罗蜜树林，看着看着，悟出了那种甜津津的滋味，嗅着嗅着，感觉到空气里弥散着甜甜的香气，于是心里也甜透了。

记得有位作家访问广西，尝了广西许多水果，香蕉、甜杨桃、龙眼、荔枝、番木瓜、芒果、扁桃、甘蔗、柑橘，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赞美广西是甜乡。我想如果广西是甜乡，涠洲岛便是甜乡里的甜岛了。

是的，这儿有甜甜的景致，有甜甜的鱼汤，有甜甜的香蕉、甘蔗，有甜甜的人情……

甜，甜呵，我们的甜岛，美丽迷人的涠洲岛。

涠洲印象

2008年10月

李殊博

曾听说，在美丽的北部湾，有一座神秘的岛屿，它像一颗温润的翡翠，镶嵌在万顷碧波中；曾听说，那里风光旖旎，四周烟波浩渺，植被茂密，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曾听说，四百多年前，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游览至此说过“日射涠洲郭，风斜别岛洋”；曾听说，那里堪称人间天堂，可与蓬莱宝岛媲美；曾听说，在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发起的评选“中国最美的地方”活动中，它从6500多个岛屿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之一。于是从此以后，这个神秘的岛屿便开始以其独特的魅力悄悄地向人们揭开它那美丽的面纱。

在北海生活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只是听说与银滩隔海相望的，就是传说中那个神秘的岛屿——涠洲岛，但却始终未与它谋面。所以每次站在银滩的海边时，都会好奇地指着远方，问身边的朋友，那个方向就是涠洲岛吗，涠洲岛是不是真的那么美。我想，不管听到怎样细致的描述，都不如亲自去触摸去感受吧，那样才能懂得它存在且令人神往的真正价值。

于是，在周末，换上漂亮的衣服，挽着家人的手，踏上渡轮，驶向那个向往已久的神秘岛屿——涠洲岛。在大海上，我也是第一次真正用心感受到什么叫一望无际、海天相连。

一个多小时后，远远的，涠洲岛的轮廓就出现在碧蓝的海面上，像是一片薄薄的绿色苔藓，静静地覆盖在一线纤白上面，渐渐的，近了，那一片翠绿摇身一变成了起伏和缓的山峦，那一线纤白也成了环岛的白色沙滩，

又近了，看到码头，看到悠悠荡荡的渔船，看到错落的房屋和岛上的人烟。我激动地向它挥手，濶洲岛，我来了。

下了船便能感受到岛上淳朴的民风民俗，那是一种远离世俗喧嚣的单纯和快乐，我的心情也跟着放松到极点。第一站我们来到东北部盛塘村里的一座哥特式风格的天主教堂，据说在130多年前，一个法国传教士越洋跨海来到这个曾经很荒凉的岛上，一边潜心传播福音，感化岛上的土著渔民，一边动员他们建造这座天主教堂，历经十几年的时间，终于建成。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没有一根钢筋和一斤水泥的条件下，他们居然可以用珊瑚、岩石、泥浆等材料完成如此坚固的建筑。百年岁月，经历一次又一次风雨的洗礼，经历一场又一场强劲台风的袭击，却依然坚固如初的屹立在那里。我抚摸着灰暗的墙壁，不禁感慨，在那个边陲渔民相对愚蛮的年代，宗教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如此顽强，它使荒凉的岛屿闪耀了教义的光辉，为岛上的居民构建了丰富的精神殿堂。我仿佛听到，那远去的钟声，依旧洪亮，绵长。

还沉浸在万分感慨中，我就被拉上车，驶往下处景点——火山口。一路上，我看到岛上路边，居民的房前屋后，尽是自然生长的大片大片的仙人掌，砍烧不尽之下，只能任其漫山遍野泛滥开来，可见其生命力的顽强。

到达目的地，戴上草帽，走完长长的下坡，就见到了火山口。据说在三万多年前，地幔深处曾在这里喷射出热滚滚的岩浆，然后这些岩浆化成一块块玄褐色的坚硬无比的石头，散落在海滩上，任海水一遍一遍冲刷，却依然保持着冷峻的面孔，以至于今天，我依然能感受到它们三万年前的热情与澎湃。不规则的大块的岩石拥挤在一起，它们的边角依然锋利，好

像不曾被惊骇的海浪冲击，也不曾被漫长的岁月侵蚀，就这样默默地、静静地、孤独地伫立了三万余年。这么长久的沉默，像是对过去绵绵细致的回忆和思考，不曾间断和停息，即使后来蜂拥此地游客的脚步也未曾打扰过他们的沉思……

岛上，有数不尽的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令我折服。南湾港东南侧海中那座酷似小猪的“猪仔岭”憨态可掬，美丽的珊瑚暗礁千姿百态，鲜艳夺目……

听说附近静谧安详的斜阳岛有不同的美，奇林茂盛、怪石嶙峋，同样令人神往。但夜幕降临，也到了晚饭时间，那个斜阳岛只好留作悬念，下次再来。

对涠洲岛的美食早有耳闻，如今终于可以一饱口福。这里海产丰富，新鲜的螃蟹、大虾、石斑鱼等美食应有尽有。享用着客家渔民带给我们的海鲜大餐，望着余晖照耀下的宁静港湾，美食美景，美好的心情，美不胜收。

虽然恋恋不舍，但终归是要说再见的，回去的船上，依旧吹着清凉的海风，听着安静的音乐，任思绪随着泛起的波浪一同漂向最远的地方。回头望，仿佛还能清晰地看到涠洲岛的阳光、海浪、沙滩、仙人掌，还能触摸到138年前的异域风情，还能感受到奇特的火山熔岩带来的坚不可摧的力量。

回到北海的第二天，我再一次站在银滩的海边，指着远方，告诉身边的朋友，我知道了，那个方向就是涠洲岛，涠洲岛真的真的是很美，比想象中的还要美……

涠洲岛有珠池

王 戈

涠洲岛，孤悬大海，是史籍记载较早的地名之一。涠洲岛上古时候曾有珍珠池，出产珍珠。

晋代刘歆期的《交州记》载：“去合浦八十里有围洲，周围一百里，其地产珠。”这是古籍关于涠洲岛出产珍珠最早的记载。明代万历以前，“涠洲”称作“围洲”。

唐代刘恂著的《岭表录异》载：“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池虽在岛上，而人疑其底与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测也。”《岭表录异》是部记述岭南奇珍异物的书。岭表，即岭南作者刘恂，曾在广州任职。《岭表录异》已明确指出：涠洲岛上有珠池。为何岛上珠池里的“池水乃（却）淡”呢？原因是岛上有雨水积聚之故。为何有人“疑其池底与海通”呢？因岛上珠池有“西角沟”作为水路通道与外海相连，潮涨时，海水涌入“西角沟”而使珠池变成，这可能是疑其珠池底与外海相通的原因。古时候，因交通条件及观察手段都有限，故前人有“疑其底与海通”的不切实际之说。

宋代周去非著的《岭外代答》卷七载：“合浦产珠之地，名曰断望池，在海中孤岛下，去岸数十里。池深不下十丈，蛭（蛭）人没而得蚌，剖而得珠。”在这里，作者周去非指的“海中孤岛”，应该是指出产珍珠、岛上有珠池的涠洲岛。周去非曾在钦州做过官，离涠洲岛不远，有可能到过合浦、涠洲岛作过调查。

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即涠洲岛在城仔村设置游击署的第二年，

明代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汤显祖，被贬为广东徐闻县的典史。典史，是知县之下掌管辑捕、狱囚的属官。据《汤显祖全集》卷十一载，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农历十一月，汤显祖曾从阳江乘船到濶洲岛游览看珠池，并写了一首五言长律，题为《阳江避热入海，至濶洲，夜看珠池作，寄郭廉州》。诗中写有夜看珠池的情景：“交池（地属以前交州的珠池）悬宝藏，长夜发珠光。闪闪星河白，盈盈烟雾黄。气如虹玉迥，影似烛银长。”汤显祖当晚夜泊在濶洲哪里呢？又在哪里夜看珠池呢？显然，是泊在濶洲岛的城仔村。在那里，有游击署的长官接待他；在那里，他既方便而又安全地观看珠池。因珠池就在城仔村旁，在城仔村通往西北至出海口的这段长约1.5公里的水道上。因此，汤显祖的这首诗，也反映出濶洲岛上有珠池。

清代屈大均著《广东新语》卷十五载：“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底皆与海通。海水咸而珠池淡，淡乃生珠，蓄月之精华所注焉……语曰：濶蚌之精，孕为明月。”在这里，姑且不论屈大均说七所珠池“其底皆与海通”是否科学，但他说濶洲岛的珠蚌（濶蚌之精）“孕为明月”，显然是指“淡乃生珠”的濶洲岛上珠池的珠蚌。由此可见，屈大均是肯定濶洲岛上有珠池的。屈大均是清代广东的一位著名学者，他曾到合浦西门江旁的“珠市”调查过，是否到过濶洲岛调查不清楚。回后，他写了一篇长约2900字的《珠》，记述合浦珍珠的有关情况。

民国版的《合浦县志》卷三，载有清代俞功茂写的《濶洲说·碧城杂著》：“遂溪县西二百里，海中有濶洲，山有三池产珠。团（圆）围皆海，周七八十里，是（此）濶洲殆（大概）即媚川都，五洲七洲之外洲也。”在这里，俞功茂（据说是合浦县令）已指出，濶洲“有三池产珠”，还认为，

涠洲岛恐怕就是五代南汉刘鋹时期开设的“媚川都”。“媚川都”是专业采珠的特别行政区。嘉靖《廉州府志》载，合浦郡城南（今北海市区范围内）建有座“媚川馆”，此建筑地址尚难考究。由此可见，涠洲岛上有珠池，出产珍珠，在史籍记载均很明确。

涠洲游击署选择岛中城仔村作驻地，也可印证涠洲岛上有古珠池。

据《北海市地名志》载，明万历年间，涠洲岛的城仔村，曾是驻岛游击署的所在地。城仔村，位于涠洲岛内近中央地带，西距外海约1.5公里。游击署所在地之所以设在城仔村，主要是因为城仔村毗邻岛上的古珠池。游击署设在城仔村，既便于监察守护珍珠池，又可利用古珠池的水域，作为避风港的依托和游击署兵船的出海通道。

明代游击署是否曾驻涠洲，是否有水师驻扎？以前曾有两段史料记载，也可从某些侧面印证涠洲岛有古珠池的存在。

明代崇祯版《廉州府志》卷六载：“涠洲在珠母海中……昔为寇穴，万历六年移雷州民耕住其地，万历十八年设游击一员镇之：二十八年移于永安所。”由此可见，万历十八年（1590年）至二十八年（1600年），游击署曾驻在涠洲岛。在白龙珍珠城的碑亭内，还存有一块碑“黄公去思碑”，记述涠洲游击将军黄忠征剿海盗、监守珠池等功绩。游击署的职责之一是监守珠池，因为涠洲岛有珍珠池，才设游击署在涠洲。可见当年涠洲岛有古珠池的存在。

民国版的《合浦县志》卷六，载有明代游击将军张绍良，于崇祯八年（1635年）写的一篇《永安营所题名碑记》，该碑记称：“涠洲者古之小蓬莱也。孤悬溟渤中，四望无际……神宗十八年（万历十八年）始设游击将

军驻扎于此，因改今名（围洲改为濶洲）。是时游击为漳南陈公起元，其奉敕（皇命）莅止（来临）也，披荆棘，辟草莱，建城堡，创衙宇，乃招兵抚民。而濶洲遂成重镇焉：辖钦州守备一，龙门、乾体把总二，廉州卫一，千户所六标下一，中军官牙山左右部三，战船六十只，官兵一千八百名。雄视海天，鲸鲵（引申海盗）灭迹，故朝廷无南顾之忧焉！后因濶洲峻石巉岩，泊舟匪（不）便，二十七年（万历二十七年，即1599年）适有开采之役，遂移驻濶洲游击于永安所。”

从上面的这段史料可知：

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濶洲岛设置的游击署规格较高，已成为军事“重镇”，统率钦、廉沿海的水师。当时在城仔村拓建的城堡，现在还可看到一些古城墙的遗迹。这说明游击署建在“城仔村”是真实的。村因建有城堡而称“城仔”。

驻岛游击署的几十艘兵船和千多名官兵，其进出濶洲岛，肯定都在城仔村登船，经过长约1.5公里的古珠池水道从西北出海的。这说明古珠池的水域，在万历年之前及万历年间，还是比较宽阔的，并有水道便于兵船与外海相通的。

万历年间，濶洲岛为何“因改今名”？这个名是由原来的“围洲”改为“濶洲”，其原因是什么呢？从文字上解，“围洲”的“围”，是四面有水包围的意思，包括岛上的古泻湖所形成的古珠池水域对围洲岛内陆的包围。“濶洲”的“濶”，即水不流而混浊。到万历年后期，因千百年的泥沙淤塞，古珠池逐渐变浅，古珠池依靠潮汐的涨退而与海洋吐纳的系数越来越小，使古珠池内的水域逐渐出现混浊的现象，因而有人将“围洲”改为“濶洲”，

由此可见，濶洲的改名，与濶洲岛上古珠池的水域大小、流动与否是息息相关的。濶洲的改名，也从某一个方面反映濶洲岛确有古珠池存在的事实。

濶洲游击署之所以迁至山口永安所，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雷、廉两府的珍珠池开采，迁往山口永安，便于对几所珍珠池的监护；二是濶洲岛上的珠池逐渐变浅，水浊不流不利于兵船出入。而濶洲岛的南湾港，又“峻石巉岩”，有暗礁，泊船不便；很显然，濶洲游击署的迁移，是与濶洲古珠池水域的萎缩，出海水道不畅有密切关系。所以，游击署的外迁，也反映了濶洲岛上古珠池水域发生了蜕变，反映了古珠池的日益衰退。

濶洲岛上西角水库一带，曾是古泻湖、古珠池。

2000年6月，曾到濶洲岛城仔村等地调查：

城仔村周边，以前曾是海滩，是古珠池水域的边缘。调查几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说，以前在城仔村周围田里耕作，常常有榄树头被挖出。榄树，即红树林，是在海滩生长的植物。这说明城仔村周边，以前曾是海滩，有海水浸泡，是古珠池水域的边缘。现在，沧海变桑田，才有榄树头从田野里被挖出来。

地势观察，发现有古珠池的痕迹。登上城仔教堂的钟楼顶上观察地势。该教堂又称“圣母堂”，教堂钟楼高14米，是城仔村的楼房最高点。登上楼顶往西北方向望去，见有一条凹陷带从城仔村往西北延伸，直通到海边。这条凹陷带长约1.5公里，在西角村与濶洲糖厂之间，形成一条长形深槽，即现在的西角水库，又名濶洲水库。这一带应是古珠池、古泻湖之所在。西角村至出海口这段深槽，名叫“西角沟”。

解放初，政府有关部门曾对合浦沿海岛屿进行调查，在《合浦县沿岸岛屿调查》报告中，曾有涠洲岛西角沟的记载：“西角沟，位于本岛西北（此沟乃岛上雨水流下所冲成，冬季则被海沙填没），西南风天时可藏渔船百余艘。”由此可见，解放初，夏季时因雨水多，西角沟的出海口被雨水冲刷而通畅，西南风起时，西角沟尚可停泊渔船百余艘。这说明，以前西角沟是与外海相通的。又因西角沟是一条连着古珠池的长形深槽，从而证明，古珠池在古时候，也是与外海相通的。

经过千百年的雨水冲刷，泥沙淤塞，位于涠洲岛上的珍珠池才由深变浅，以至荒废。